四平的秋天

■邓一非

四平的秋，仿佛是从烈士纪念塔的碑文里吼出来的。

英雄广场的银杏叶黄了，风一过，叶子便落在镌刻着“人民英雄永垂不朽”的纪念塔的底座上。四平人知道，这座城最重的东西，不只在纪念馆的展柜里、纪念碑的浮雕上，还在脚下的土地、街巷的名字以及秋天那股子说不出的硬气中。那硬气看不见、摸不着，却是这座城的魂。

1946年至1948年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（1948年1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）四战四平：一战解放，二战保卫，三战攻坚，四战收复。四平因此被誉为“英雄城”。

1946年3月，苏军北撤，四平这个“关东门户”被推到国共角力的刀刃上——3条铁路在此交会，控制它就扼住了东北的咽喉。3月17日，东北民主联军突入四平街，全歼守敌3000余人，四平首次回到人民手中。

然而，和平并未到来。1946年4月18日，四平保卫战打响。国民党军10个整师压境，以飞机、坦克、重炮开路。毛泽东同志去电：“化四平街为马德里。”守城部队在三道林子顶住密集落弹，在塔子山用石头砸坦克，在城郊阵地与敌展开白刃肉搏。5月18日，塔子山失守，前线急报：阵地数处易手，敌正猛攻。当夜，东北民主联军有序撤离，进行战略性转移。

此次保卫战中，时任四平卫戍司令部司令员马仁兴，率部守城30多个昼夜。1947年夏，已任辽吉纵队独立第一师师长的马仁兴，又率部参加四平攻坚战。6月23日傍晚，一颗流弹穿胸而过，他当场牺牲，年仅43岁。后来，四平把一条街改名为仁兴街，并有了仁兴小学、仁兴商厦。他的名字，永存于一座城的记忆中。

三战四平最为惨烈。1947年6月14日雨夜，东北民主联军从西城突入，逐屋争夺。敌守军据点大红楼，被我爆破组连续爆破10多次，终被攻克。东北民主联军在一座天桥前遭遇敌人的阻击——敌守军将大量黄豆倾泻于桥面，致使我冲锋官兵成片滑倒。敌守军实有3.5万余人，我方伤亡1.3万余人，城未完全拿下，却教会了人民军队怎样打城市攻坚战。

捷报来自1948年春天：东北人民解放军3月12日发起总攻，激战至13日，全歼守敌1.9万余人，四平终获收复。两年四战，歼敌6.8万余人，近2万名烈士长眠于此——有师长、有团营职干部，更多的人连姓名都没留下。陵园里，无名烈士墓静默无言；四平战役纪念馆墙上，展陈内容记录着烈士盖国英牺牲时18岁、王西兰牺牲时23岁……讲解员不说“兵力”，只说：“他们也想过年关、也怕疼、也惦记老娘。”正是这些人的浴血冲锋，让黑土地上的“英雄城”有了柞树的红、玉米地的金、仁兴街上灯火的璀璨。

秋深时去塔子山最好。老柞树的叶子红得发暗，风吹过来，草浪低头，像在点名。我站在那儿，仿佛能清晰地听见：那群年轻的战士，把鞋底磨穿，腰间别着最后一颗手榴弹，是想让后来人“有地种、有学上、黄昏有灯亮”。

四平最动人的，是把对英雄的纪念融进了日子。改革开放以后，这座“因战成名”的城，先是把黑土地攥紧了。梨树县推广“梨树模式”，秸秆覆盖、免耕播种，黑土不再被春风刮跑；“田长制”立起来，退役军人、种粮大户、基层干部一起当“耕地卫士”。秋天来时，联合收割机在金浪里忙碌，老农说“今年水分好”，这话里有另一种安稳：国防的底色，从来都包括碗里的粮。

“英雄城”的秋，也有一层“国防绿”：四平先后9次被命名为“全国双拥模范城”。“英雄城”的秋，还传承着红色基因：四平战役纪念馆、烈士陵园、塔子山战斗遗址等红色教育基地串联成研学路线，红领巾讲解员讲述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，比如刘雨亭的军衣、赵鸿圃的腰带……

我离开四平时，夕阳把铁路天桥染成赭红。当年黄豆倾泻、冲锋官兵跌倒的地方，如今老人推着童车缓缓过桥，孩子正举着半根烤玉米欢笑。列车汽笛一声长鸣，像把峥嵘岁月的军号声、呐喊声、欢呼声，全都揉进松辽平原的晚风里。

“英雄城”的秋天，不言萧瑟，日子透着红火：黑土有人守，每一寸都燃着兴旺的光；老兵受尊崇，胸前的勋章映着秋阳，闪烁着更耀眼的荣光；少年懂来路，眼里有光，脚步带风。军营的号声和巷口的鸣笛，在同一个秋天里撞了个满怀。国防，不在远处，就在玉米垛、在研学册、在仁兴街亮起的灯、在每代人都仰望的塔子山的风里。

风再起，满城黄叶应答：

“到——”

“到——”

“到——”

不是点名，是承诺：“英雄城”的荣光，不仅镌刻在1948年的胜利中，还闪耀在新时代——把“养英雄气、传英雄志、创英雄业”化为接续奋斗的常态，融入每一个金秋。

国防纪事

“生是为中国，死是为中国”

■肖力民

红色记忆

“红军抗日事长征，夜渡于都溅溅鸣。梁上伯坚来击筑，荆卿豪气渐离情。”在江西省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右侧围栏上，镌刻着这首叶剑英同志怀念刘伯坚烈士的诗。诗句将高渐离击筑送荆轲的千古壮怀，与刘伯坚烈士的英雄气概、战友深情交织，化作雩山贡水间永不消散的绝唱。

一

刘伯坚的足迹，印刻在追求光明的征途上。自巴山蜀水间走出的少年，怀揣着对真理的渴望，在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指引下，于1922年握紧信仰的火炬，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。

1930年秋，刘伯坚与妻子王叔振从上海一起取道福建，秘密奔赴江西中央苏区。在红土地上，他担任中革军委秘书长，与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等并肩作战，为扩大红军、粉碎敌人“围剿”而运筹帷幄。

1931年11月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（1932年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）在瑞金成立，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。他秉持“红军指挥员既要懂军事，更要明政治”的育人理念，精心设计课程——五分之三军事课淬炼硬功，五分之二政治课筑牢信仰，理论与实践并重，专职与兼职师资互补。学校战时参战鼓气，闲时研学练兵，成为特殊的“移动学府”。

行军作战之余，刘伯坚潜心备课授课、与学员谈心。这所山林间的军事学堂终成人才摇篮，培养出大批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，赢得周恩来“比黄埔军校办得还好”的盛赞。

1931年冬，宁都起义的成功给国民党统治集团以沉重打击，1.7万余名国民党军官兵投身红军。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，刘伯坚成为军团首任政治部主任。按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要求，刘伯坚等在红五军团建立起党的组织，对部队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，红五军团很快成长为中央红军中的一支能打硬仗、恶仗的红色铁流。萧劲光曾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，在回忆文章中赞许刘伯坚“在宁都起义和改造起义部队中有不可磨灭的功勋”。

二

长征前夕，刘伯坚调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，奉命留守赣南牵制敌军。

在1934年10月的萧瑟秋风中，中央红军主力星夜渡过于都河。草鞋踏过浮桥的声响，与风的呜咽、水的潺潺声交织，奏响万里长征的序曲。

红军主力远去，中央苏区的天空骤然乌云密布。面对20万国民党军的进攻，留守红军在中央分局的领导下，在瑞金、于都、兴国等地阻击国民党军，制造红军主力仍在苏区的假象，为长征赢得宝贵时间。

1935年初，国民党军的封锁如蛛网般铺开，将苏区分割孤立，妄图将留守红军困死、歼灭在狭小的地域——于都南部山区。中央分局根据党中央急电指示，遂作出兵分九路向外突围的决定，以分散开展游击战争。

3月4日，刘伯坚在指挥部队突围时，左腿中弹，不幸被捕。

春寒料峭，大庾县（今大余县）梅岭古道的残梅犹带霜痕，章江流水载着千年风声呜咽。这片被文天祥记录为“梅花南北路，风雨湿征衣”的土地，也见证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铁血丹心。自被捕之日起，刘伯坚就决心“一死以殉主义”。

国民党军对刘伯坚这位著名的红军将领如获至宝。铁窗之内，刑具的寒光与高官厚禄的诱惑轮番登场。敌人软硬兼施，迫不及待地想从刘伯坚口中获取我党机密和红军在赣南活动的情况。刘伯坚不为所动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干革命就是顺应历史潮流。要干革命就得犯危险，没有危险就没有革命，没有牺牲就没有工农大众的解放……”字字如金石，撞碎了敌人的妄想。

敌人不甘心失败，给刘伯坚戴上沉重的镣铐，押着他游街示众，妄图瓦解他的斗志。镣铐锁住了刘伯坚的双脚，却锁不住一名共产党员坚定的信仰。长街之上，身负镣铐、遍体鳞伤的刘伯坚正气凛然，向围观的群众微笑致意。他高唱《国际歌》，声音洪亮，响彻街巷。

敌人本想摧毁革命者的尊严，却未料到，脚镣在青石板上叩响的，是革命者信仰的赞歌。在牢房昏暗的油灯下，刘伯坚奋笔写下荡气回肠的《带镣行》：“带镣长街行，蹒跚复蹒跚，市人争瞩目，我心无愧怍。带镣长街行，镣声何铿锵，市人皆惊讶，我心自安详。带镣长街行，志气愈轩昂，拼作阶下囚，工农齐解放。”

三

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刘伯坚写下4封家书。其中3封写给兄嫂，他预见到人生即将终结，坦然留下“生是为中国，死是为中国”的遗言，并拒绝家人营救自己。

另一封是刘伯坚写给妻子王叔振的绝命书：“叔振同志：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，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。你不要伤心，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，不要脱离革命战线，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、豹、熊三幼儿成人，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……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。十二时快到了，就要上杀场，不能再写了，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！”纸短情长，字里行间没有悲戚哀怨，唯有信仰的坚定和对家国的牵挂。

彼时，刘伯坚并不知道，妻子王叔振已无法看到他的绝笔信——1935年3月，她在闽西游击区牺牲。

在血雨腥风的年代，刘伯坚“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”，四川的家“又被抄没过，人口死亡殆尽，已八年不通信”。刘伯坚夫妇先后把3个孩子寄养到老百姓家里，虎儿在陕西省西安市，豹儿在江西省瑞金市，熊儿刚满月就寄养在福建省连城县。王叔振心存和熊儿重逢的希望，曾在字条中留下叮嘱：“今送给黄家抚养成人，长大在黄家承先启后……父母深恩不可忘记，仍要继承我等志愿，为革命效力，争取更大光荣。”3个孩子寄养出去后，刘伯坚夫妇再也没有和他们见过面。1979年，在父母牺牲44年后，三兄弟首次相聚。

1935年3月21日，金莲山刑场。刘伯坚拒绝下跪，昂首挺胸，在敌人罪恶的枪声中壮烈牺牲，生命定格在40岁。他曾要求葬于梅关，只因“站得高望得远，让我能看到南国烽烟燃遍全中国，让熊熊的革命烈火把法西斯制度彻底烧掉”。

刘伯坚被毛泽东称为“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”，2009年被评选为“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”，这是历史的铭记，更是人民的敬仰。

伯父的“三件宝”

■乐 其

一套褪色的军装、一个掉漆变形的军用水壶、一把精心打磨的木头手枪，成为伴随伯父向仕文一生的“三件宝”。

1947年一个冬夜，伯父从黑心资本家的煤窑里逃出来，带着挖煤时留下的道道伤痕，辗转找到部队，向首长表达参军的愿望：“我叫向仕文，会爬墙，会钻洞，会打弹弓……”首长让他演示一下，他果真亮出几招。就这样，伯父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。当时来不及领新军装，连长就把自己的一套旧军装给伯父穿。不久，连长作战牺牲，这套旧军装成为伯父一生的念想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军事训练，伯父的射击、投弹、刺杀成绩都达到优秀，懂得了“为谁扛枪、为谁打仗”。因为军政素质过硬，伯父被选入侦察小分队，多次出色完成侦察任务。

在解放海南岛的战斗中，伯父随队先期渡海上岛，抵近侦察。伯父仅靠一壶淡水，在敌人眼皮底下潜伏20多个小时，与另外两名侦察员密切配合，成功抓到一名“舌头”，并获取许多重要情报。因为完成任务出色，伯父荣立三等功，还被破格提拔为排长。正是在这次侦察中，伯父的腰严重扭伤，不得不住院治疗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，腰伤虽有好转，却不能再当侦察兵了。他被转到后方医院，一边进行恢复治疗，一边做勤杂工作。

几年后，因为身体原因，伯父面临转业。他对部队有万般不舍，对着配枪自言自语：“老伙计，我不能把你带走，那就照葫芦画瓢制作一把吧。”那些天，他找来工具和木料，经过反复打磨，做了一把与配枪相仿的木头手枪。就这样，伯父穿着老连长的旧军装，挎着军用水壶，带着自制的木头手枪，转业回到家乡——鄂西山区的一个小山村，当了乡里的武装干事。

择一业，终一生。伯父在乡武装部一干就是20多年，从青丝到白发，带伤工作、无怨无悔。当有人问他这些年都干了些啥，他竖起两根指头说：“干事不多，功劳不大，就干了两件事：征新兵和办民兵。别小看这两件事，都是关乎国防建设的大事。”不管别人怎么看，伯父都觉得很自豪。

伯父知道肩头担子的分量。他将古语“兵之胜在于篡卒”书写在宣纸上，挂在办公室里，激励自己选好每一个兵。伯父抓征兵工作一丝不苟，抓民兵工作也毫不马虎：“民兵也是兵。带兵要带心，练兵要练胆。”

一套旧军装、一个旧军用水壶、一把木头手枪，成为伯父热爱军营、热爱武装工作的见证，也深深地影响着我。打我懂事起，伯父就给我讲这“三件宝”的故事，教我走队列、敬军礼。后来，我萌生参军的想法，伯父第一时间鼓励我、支持我。可以说，伯父是我的参军引路人，也是我爱军习武的榜样。

在伯父的目光中，我坚定地走在军旅路上，不曾迷茫，不敢懈怠，脑海中时常想起奋勇冲锋的英雄，内心时刻敲响忘战必危的警钟。我坚持、我向前，因为我是一个兵。



层林尽染（中国画） 问 田作

柿子红了

■许伟锋

一瓣心香

丈八寺村的柿子红了。

村子在陇东泾河北岸的黄土塬上，因崖间那尊一丈八尺高的北魏大佛得名。

我小时候跟着大人来过这片山坡，初识这里的柿子树。多年后再归来，坡还是那道黄土坡，树还是那些老柿树。只是站在树下的人，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仰着脖颈、盼着枝头鲜果的孩童。光阴如泾水缓缓流走，唯有坡上的柿子树，还记得我年少的模样。

顺着缓坡抬眼望去，黝黑虬曲的老枝向着澄澈的蓝天舒展，一树橙红累累，仿佛在明净的天幕之上，悬起满坡暖灯。枝头温润的红，像是将一整个秋天的温柔酿成岁月的甜。沉甸甸的果实压低苍劲枝丫，不张扬，不喧闹，静静悬于透亮晴空之下，藏着山野最朴素踏实的欢喜。

这片山坡上的柿树皆是老树，深深扎根黄土，天生一副慢性子。春夏默默抽枝展叶，不和繁花争艳，不与别的秋果争先。待到秋风褪去山野苍翠，塬上果品尽数归仓，而它们沐着层层秋霜慢慢熟透，一盏一盏，点亮整座山坡。这份熟是熬出来的，这份甜也是等出来的。

霜色愈浓，树叶纷纷落尽。光秃秃的枝丫托着一颗颗红柿，本真的红色愈发干净通透。一树树果实静静俯瞰苍茫黄土，守护错落的农家窑洞，也陪着崖边静默千年的石窟，安度岁岁深秋。

村里老人指着崖上石窟对我说，古丝绸之路自长安向西，泾水两岸曾绵延百里石窟长廊，丈八寺便是这条长廊之中静默的一站。我这才懂得，眼前沉默的崖壁，驮着的不只是千百年的佛事。它记得的事，比老人讲的还多。91年前，红二十五军沿泾河北岸、西兰公路一线转战陇东，到泾川王母宫塬下徒涉汭河。四坡村枪声起，军政治委员吴焕先中弹牺牲在汭河岸边，年仅28岁。红军官兵没尝过这坡上的软柿，却把北上陕北4个字，写进塬上的风里。乡里人常讲，柿子最懂时节。不争不抢，经历秋霜，方能沉淀最纯粹的甘甜。

我此番回乡，正赶上乡人采摘柿子。村民搭梯上树，小心翼翼摘取枝头熟果，递下来的柿子带着山野独有的温度，薄皮透亮，果香清甜。鲜果软糯多汁，若晾晒成柿饼，表面凝起一层洁白柿霜，如同落了一层初雪。岁月馈赠的甘甜，就此妥帖保存，绵长不散。

我站在坡头远眺，泾水蜿蜒，缓缓向东流去；崖间古窟默然，守护一方水土。漫山柿红铺展开来，温柔了整片深秋山野。水声悠悠，古窟无言，唯有这一树树柿子，年年点亮深秋，将暖意留在这片土地。

年少至此，只贪恋一口柿子清甜。经年归乡，我才慢慢读懂，这片山坡与老树，长久守护着故土。崖边古佛静坐千年，看遍柿红柿落，也见过那些打绑腿的红军官兵沿着塬下河边急行，把年轻的背影融入秋风。古佛不言，老树亦不言，满树沉甸甸的红，早已诉尽千言万语。

人生亦是如此，唯有沉心蛰伏、历经风霜，褪去青涩之后，方能活得通透。心急难圆满，沉淀才有回甘。

蓝天为幕，红柿高悬。这一树树从容，便是岁月赠予故土最踏实的回答。这片沉默的黄土塬，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子归来，也默默地挂念着那些走远的人。

光阴流转，长征路上的风霜早已融进黄土深处，当柿子红透枝头，仿佛又映出当年那些年轻脸庞上最后一抹笑容。